

# 拓展西南人文地理空间认知 蒋蓝推出非虚构新作《石达开与雅安》

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结合部的许多地方，蒋蓝一直跋涉穿行其间。他像一个探险家，像一个勇士，像一个采矿工，更像一名考古工作者或者探宝者，跋山涉水。他用纸上史料与出土文物、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把历史研究最后落脚于文学的非虚构写作领域，为我们复原出一段段鲜为人知的西南生活史与风物史，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西南人文地理空间的认知。

2022年2月，蒋蓝的新书《石达开与雅安》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蒋蓝用散文的笔法，梳理书写出石达开在四川，尤其是雅安的踪迹史。

在大渡河旁，听着流水声，回溯历史的脚步。4月28日下午，《石达开与雅安》新书研讨会在雅安石棉县安顺场举行。石棉县30多位本地作家与来自成都的作家卢一萍以及四川大学中文系周毅教授，相聚在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雅安夹金山分院石棉校区)展开座谈，围绕《石达开与雅安》的写作，分享了各自对蒋蓝新作的阅读感受。蒋蓝也分享了自己写作这本书的路径、理念。

## 将雅安邛笮古道纳入踪迹考察中

很多人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对石达开这个历史人物有所了解。但关于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金沙江一代的具体踪迹史，并不一定非常清楚。为了探究更多的细节，蒋蓝购买、查阅了相关史料及文字记载上百种，深入查阅、条分缕析。与此同时，他进行了大量实地田野调查。蒋蓝多次去往雅安市、西昌市、攀枝花市以及雅安的汉源县、石棉县等多地采访。

在此次从成都前往雅安石棉县开研讨会的路上，蒋蓝轻车熟路，对很多地方的相关掌故都信手拈来，路过一些地方，他会指出这里是“石达开住过一晚”的，那个桥是清朝修建的，当时的情况如何如何。

在书中，蒋蓝提到，他有一年曾到位于成都正科甲巷口的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体检，坐在走廊里等结果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所在的门诊部大楼原位置，应该就是清代按察使司署的尾部。李劫人在《暴风雨前》等作品里指出，此处即是对石达开施以极刑的所在地。”

在《石达开与雅安》中，可以看到石达开“穿越冰封的金沙江进入四川”“最后的强渡”“关于石达开的宝藏”“凉桥永别”，以及成都科甲巷等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蓝还将雅安的邛笮古道、牦牛古道纳入到石达开的踪迹考察当中。“无论是川南的五尺道，还是蜀身毒道，这两条路在石达开挺进四川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都多次走过，一直是他渴望进军成都的道路。”蒋蓝说。

## 用田野调查获得资料中没有的信息

作为一名作家写历史题材的作品，蒋蓝特别提到，“一定要亲自进行田野调查，不能光靠查阅别人写的文字资料。如果要想写出真东西，必须自己亲自到土地上用脚步丈量，深入民间去调查、询问、挖掘。事实上，在写石达开这个人物在四川的踪迹史时，我就在现存的一些相关资料里，发现了一些不足和差错。而我在大渡河一带的实地采访中，获得了不少珍贵的信息，都是目前书本上没有提及过



蒋蓝给读者签名。



《石达开与雅安》新书研讨会。



参会作家合影。

的。对我而言，如果不进行田野调查就靠参考资料进行写作，是难以想象的。”

早在十多年前，蒋蓝曾出版过一本40万字的《踪迹史——四川提督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交错的晚清西南》。在这本书中，他已经浓墨重彩写过石达开进入四川的诸多细节。这次写《石达开与雅安》，蒋蓝延续了《踪迹史》里对石达开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再次深入调查采访，发掘出一些新的史料和物证。蒋蓝说：“用几年时间来全力完成一件事，长期奔波于田野山河间，在我生命中估计没有第二次！”

翻开《石达开与雅安》可以看到，蒋蓝在记录他是如何在田野追踪石达开之旅时，多

有诗性之语，文采斐然。

题材是历史，笔法是文学。这是蒋蓝多年来耕耘的重要领地——非虚构文学。对于非虚构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蒋蓝有自己一番深入独到的见解，“非虚构写作与虚构无缘，但这并非意味着非虚构写作的技术空间的狭窄。碎片必须符合历史语境的语法，回到真实，但我使用的黏合剂，却有我赋予碎片弧度、形制应该具有的情感与语态。也就是说，我的文学语境，必须是在从属历史语境的前提下，才来做文学叙事的，圆润那些干燥、干瘪的史料。”

## 近百岁作家王火被蒋蓝痴迷写作感动

2021年，《石达开与雅安》文稿写完后，时年97岁的作家王火虽然在病房里，仍专门为《石达开与雅安》写了一篇序言《蒋蓝的文学踪迹史》。王火在文中提到，蒋蓝在处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上面，做得很出色，“《石达开与雅安》如果不是作家来写，而是纯由历史学家来写，可能不会像蒋蓝这部述作感人而且吸引人阅读。这部长篇出自一位有思想的作家笔下，是集文、史、哲于一体的作品。书中插有数十幅照片、图画，也为内容增色不少。文学作品重于塑造人物，尤其是典型人物，当然也要同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优美的文学笔法及文句、叙事、写景、状物等。史学家重在发掘、研究，重在实地考察及潜心考证，有所发现和前进。哲人则从学术角度体现人之才能识见，从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之累积及体悟中寻觅出规律、法则及正误之道。”

王火还特别提到，蒋蓝在书里写到过一件“使我感动的事”。石达开被凌迟，关于其殉难的地点，蒋蓝采访收集到五种说法。当他向成都两位学者发去求教电邮后，一个寒冷的冬夜，回复来了，他突然对妻子说：“走，穿厚点，我们开车出去！”从成都九眼桥的家中到达督院街口的“院门口”，已是深夜十一点半了。把车停下，面对深夜一个人没有的清冷的大街，他对妻子说：“相传这里是翼王石达开被凌迟处，当时翼王等人从科甲巷省泉台监狱被押到总督衙门受审，必须经过这里……”妻子在寒风中忍不住说：“你这个疯子呀……”王火写道：“这其实不是笑话，而是痴心于创作的蒋蓝沉迷于创作踪迹史的正常表现。有时候，文学创作也是需要一些这种‘疯子’精神的。”

为何对石达开这个历史人物情有独钟，一而再地写他？蒋蓝不讳言他对这个人物身上的复杂性和悲情性格一直保持浓厚的探究兴趣，并不乏浓重的同情和欣赏。但蒋蓝还是克制自己的私人情感，在《石达开与雅安》中没有进行过多的个人评价，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把自己探究到的关于历史人物的诸多细节书写下来。“把那一股铁血历史留给未来。”蒋蓝说。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